莊子集解

莊子集解卷四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外篇　天道第十三

天道運而无所積故萬物成釋文積謂積滯不通帝道運而无所積故天下歸宣云神與化俱聖道運而无所積故海內服宣云至誠無息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爲也昧然无不靜者矣釋文六通謂陰陽風雨晦明四辟四方開也成云六通謂四方上下四辟謂四時任物自動故曰自爲晦迹韜光其猶昧闇動不傷寂故無不靜也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非以靜爲善而學之萬物无足以鐃心者故靜也鐃撓借字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準大匠取法焉其平與準相中故匠人取法爲淵之水平中竹仲反水靜猶明而況精神其明更可知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鑑也萬物之鏡也果能靜雖天地之精萬物之理皆莫能遁夫虛靜恬

淡寂漠无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宣云息心於此休則虛虛則實實則倫矣休其心則與虛合德與虛合德則萬理俱涵萬理俱涵則無不井然有倫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必虛方能靜靜則可以動動則得其宜矣靜則无爲无爲也則任事者責矣靜觀無爲不擾擊下則任事者各自責矣无爲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釋文廣雅云俞俞喜也宣云外患不能居於其心故神豫而長夫虛靜恬淡寂寞无爲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堯之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成云有其道而無其爵者所謂玄聖素王自貴者也卽老君尼父是也姚云素王十二經是後人語以此退居而閒游江海山林之士服成云巢許之流以此進爲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郭云無爲之體大矣天下何所不無爲哉故主上不爲冢宰之任則伊呂靜而司尹矣冢宰不爲百官之所執則百官靜而御事矣百官不爲萬民之所務則萬民靜而安其業矣萬民不易彼我

之所能則天下之彼我靜而自得矣故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孰能有爲而成哉是以彌無爲而彌尊也成云進爲謂顯迹出仕也伊望之倫

靜而聖動而王无爲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 雖大樸而自然至美

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 郭云天地以無爲爲德故明其宗本則與天無逆

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 郭云順天所以應人故天和至而人和盡也成云均平調順也

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 成云俯同塵俗仰合自然

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韲萬物而不爲戾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壽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爲朽 郭云壽者期之遠耳無期故無所稱壽案六語又見大宗師篇彼文戾作義義者秋殺有似暴戾也壽作老義同

此之謂天樂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 成云其生也同天道之四時其死也混萬物之變化

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 四語又見刻意篇

故知天樂者无天怨无人非无物累无鬼責 四語亦見刻意篇怨彼文作災

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動靜雖殊無心則一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祟李云祟禍也其魂不疲語亦見刻意篇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畜養也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爲宗以道德爲主以无爲爲常无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无爲也上无爲也下亦无爲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成云上下無爲則臣僭君德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无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此論有精理非空談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知音智落音絡成云三皇五帝淳古之君知照能落二儀而任其無爲委之臣下故不自慮也辯雖彫萬物不

自說也成云宏辯如流彫飾萬物終不自言能雖窮海內不自爲也成云才能雖冠海內夫何爲哉故老子云是謂用人之力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无爲而天下功王念孫云爾雅功成也中庸無爲而成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

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成云五兵一弓二殳三矛四戈五戟運動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成云辟法也禮法度數形名比詳釋文比較詳審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毛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絰隆殺之服成云隆殺者言五等喪服各有差降此是教迹外儀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成云古人中古人也先本也君先而臣從父先

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成云萌兆區分各有形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盛衰之等殺乃變化之流行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成云理之必然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成云既失其序不堪治物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成云自然是道德之本故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宣云仁義是道德之緒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上下有分職有守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宣云物象名稱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材授任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恕省察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原省以明是非乃定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郭云至治之道

本在於天而末極於斯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各有所處之宜貴賤履位各安其位仁賢不肖襲情襲因情實也各因其實必分其能分別也必由其名宣云循名責實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宣云復於虛靜無爲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古書也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自明天以下至形名五變其說至賞罰九變其說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迕道而說者釋文迕音悟司馬云橫也案言語不循次序人之所治也但可爲受治之小人安能治人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成云此苟飾華辭之士一節曲見偏執之人禮法度數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上所

重在養人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无告 不以頑民之無可教告而慢之 不廢窮民 成云拯恤貧民此心不替 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 苦悲憫嘉喜愛孺子稚子哀憐也 此吾所以用心也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 郭云與天合德則雖出而靜 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 郭云此皆不爲而自然成云經常也 堯曰膠膠擾擾乎 膠膠固而不解擾擾紛而不寧因舜言發悟自覺多事 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 成云言子德遠合上天我心近符人事 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爲哉天地而已矣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 司馬云藏其所著書也姚云此亦漢人語藏書者謂聖人知有秦火而預藏之所謂藏之名山 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 司馬云徵藏藏名一云徵典也史藏府之史 有老

聃者免而歸居釋文見周之末不可復匡所以辭去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因之以藏書也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不許其藏於是繙十二經以說釋文說者云詩書易禮樂春秋六經加六緯合為十二經也一說云易上下經并十翼為十二又一云春秋十二公經也老聃中其說釋文中丁仲反成云許其有理也宣云語未盡也案下云太謾是未許成說未斷中其說者當是觀其說甫及半故下云然曰大謾成云嫌其繁謾太多宣云謾欺也音滿平聲案繁則近謾恐多無實之詞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成生皆以道言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為矣舍是奚為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宣云與物同樂兼愛无私此仁義之情也情實老聃曰意噫同幾乎後言近乎後世迂儒之言夫兼愛不亦迂乎无私焉乃私也蘇輿云未忘无私之成心是亦私也與下篇莊子答商太宰蕩語相發夫子若欲使天下无失其牧乎司馬云牧養也則天地固有常

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宣云放同倣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釋文偈偈用力貌成云亡子逃人也案揭舉也語又見天運篇意同噫夫子亂人之性也郭云事至而愛當義而止斯忘仁義者也常念之則亂眞矣宣云夫子所謂義之與比孟子所云由仁義行即此意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趼而不敢息司馬云百舍百日止宿淮南修務訓高注趼足生胝也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之者不仁也郭云言其不惜物也成云鼠壤鼠穴土中妹猶昧也案成綺就所見言之蔬可茹其有餘而任其狼藉滿地散棄佯若不知是不仁也生熟不盡於前成云生謂粟帛熟謂飲食至充足也而積斂无崖聚斂無限止老子漠然不應成云鄙之不足答也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

(心止而御退非復從前解見)何故也老子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為脫焉(言子疑我聖人吾久自以為脫免其名皆我所不居)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子呼馬牛我即自謂)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有其實而不受其名是再受殃累也)吾服也恆服(郭云服者容行之謂也不以毀譽自殃故能不變其容)吾非以服有服(郭云有為為之則不能恆服)士成綺雁行避影(宣云側身貌)履行(蘇輿云古者入室脫屨而行席上屨行言失其常莊子正係屨而見魏王則因屨穿係之以麻而不得脫故王訝其憊)遂進而問修身若何老子曰而汝容崖然(岸然自異)而目衝然(直視)而顙頯然(釋文頯去軌反本又作顋成云顙額高亢顯露華飾)而口闞然(郭云虓豁貌)而狀義然(義讀為峨詳大宗師篇)似繫馬而止也(宣云志在馳騖)動而持(宣云欲動而强持)發也機(宣云發如機迅)察而審(察事審詳)知巧而覩於泰(智巧而見於驕泰之色)凡以為不信(郭嵩燾云凡此皆與自然之性不相應是之謂不信也)邊竟有人焉其名為竊(司馬云言遠方竟有是人)

竊賊也

夫子曰成云莊子師老子故稱夫子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宣云大包無窮小入無閒故萬物備廣廣乎其无不容也廣廣猶曠曠見漢書武五子傳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成云精神之末迹非至人孰能定之宣云世俗鮮不爲末學所惑夫至人有世謂有天下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爲之累天下奮棅而不與之偕說文柄或从棅言天下奮爭威柄獨不並逐審乎无假而不與利遷任眞而不遷於利極物之眞能守其本成云窮理盡性動不傷寂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賓禮樂兪云賓讀爲擯謂擯斥禮樂也古賓擯字通至人之心有所定矣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

之我猶不足貴也爲其貴非其貴也郭云其貴恒在意言之表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宣云彼謂道情實也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司馬云斲輪人名扁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司馬云糟爛爲魄本又作粕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无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司馬云甘緩也疾急也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李云數術也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

斲輪成云喻曉也故知物各有性不可倣效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宣云猶者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外篇　天運第十四

天其運乎郭云不運而自行地其處乎郭云不處而自止日月其爭於所乎郭云不爭而自代謝孰主張是孰維綱是孰居无事推而行是三句分承天地日月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成云機關緘閉也謂有主司關閉事不得已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孰隆施是宣云隆興也謂雲施謂雨孰居无事淫樂而勸是宣云雲雨乃陰陽交和之氣所成故以爲造化之淫樂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司馬本作旁皇云飄風也孰噓吸是孰居无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巫咸袑曰李云巫咸殷相袑寄名也宣云袑蓋招之說託言巫咸相招致荅耳古來止有巫咸無巫咸袑也來吾語女天有六極五常司馬云六極四方上下成云五常謂五行帝

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楊愼云九洛九疇洛書天下戴之此謂上皇郭嵩燾云言天之運自然而已帝王順其自然以道應之

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司馬云商宋也太宰官蕩名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為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无親太宰曰蕩聞之无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孝不過仁此非過之一端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如子所言以親愛為至仁非過孝之言不及孝之言也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司馬云冥山北海山名是何也則去之遠也論以親愛為至仁之言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以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夫德遺堯舜而不為也有堯舜之德而不刻意效法堯舜此我忘天下利

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天下忘我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仁孝不足言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宣云爲修德之名所役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釋文并棄除也宣云至貴在我何有於爵至富在我何有於財案此讀并爲屏至願名譽并焉至願莫如性適而名譽不足言是以道不渝成云道德湻厚不隨物變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成云北門姓成名黃帝臣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成云怠謂懼心退息蕩蕩默默乃不自得宣云神不能定口不能言失其常也帝曰汝殆其然哉宣云言固宜如此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宣云律與上天氣候相準行之以禮義宣云禮節之義宜之建之以太清宣云取聲氣之元爲主宰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姚云徐笠山以夫至此三十五字爲郭注

誤入正文盍本之潁濵宣本亦無此三十五字云俗本雜入四時迭起宣云五聲亂四時而廢奏萬物循生宣云眾器象萬物而遞作一盛一衰文武倫經成云倫理經常也夏盛冬衰春文秋武生殺之理天道之常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宣云清濁相得如二氣和合當其交動光輝盈溢也

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无尾其始無首一死一生一僨一起所常无窮而一不可待郭嵩燾云雷霆之起莫知其所自起莫知其所自竟其所自起首也生之端也其所自竟尾也死之歸也死生者萬物之大常與天爲無窮而忽一至焉則亦物之所不能待也以喻樂之變化動於自然俞云一不可待者皆不可待也一有皆義見大戴記盧注荀子楊注郭云以變化爲常則所常者無窮女故懼也

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郭云所謂用天之道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阬滿阬郭云至樂之道無不周也塗郤守神釋文郤與隙義同成云塗塞也閉心知之孔隙守凝一之精神以物爲量郎上在谷二句意其聲揮綽郭云所謂闔諸成云揮動綽寬也如雷霆之震動其聲寬廣其名高明

成云高如上天明如日月聲既廣大名亦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成云各得其所而不相擾老經云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也日月星辰行其紀郭云不失其度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无止蘇輿云有窮者吾與之為有窮无止者吾與之為無止止流一順其自然也予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成云儻然無心貌立於四方空大之道倚於槁梧而吟見齊物論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夫形充空虛乃至委蛇汝委蛇故怠蘇輿云汝隨樂之委蛇而委蛇故怠吾又奏之以无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成云凡百蒼生以自然為其性命奏此樂者調造化之心靈和自然之性命故若混逐叢生林樂而无形郭嵩燾云說文叢木曰林林樂者相與羣樂之五音繁會不辨聲之所出故曰無形布揮而不曳布散揮霍若曳而愈長而末嘗曳也幽昏而无聲言其聲淡動於无方居於窈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郭云隨物變化世疑

之稽於聖人 稽考也觀於聖人則知至樂之妙不必疑也 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 成云通有物之情順自然之命故謂之聖 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 郭云忘樂而樂足非張而後備 无言而心說 郭云心說在適不在言也 故有焱氏爲之頌曰 成云焱氏神農也釋文焱本亦作炎 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 頌樂如此 汝欲聽之而无接焉而故惑也 而亦汝 樂也者始於懼 樂末大和聽之諫懼如有爵祟 懼故祟 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 其聲遁滅似卒不欲聽而怠 道可載而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 成云心無分別有同闇惑蕩蕩默默類彼愚迷雅符眞道 與之俱也 蘇輿云以混沌爲道故由怠而幾於愚則道可得而接焉矣此章注重在此

孔子西遊於衛 成云自魯適衛故曰西遊 顏淵問師金 李云師魯太師金其名 曰以夫子之行爲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 李云結芻爲狗巫祝用之 盛以篋衍 李云衍笥也 巾以文繡

尸祝齊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李云蘇草也取草者得以炊也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遊居寢臥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眯焉釋文字林云眯物入眼爲病也司馬云厭也成云假令不致惡夢必當數數遭魔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俞云此取字讀爲聚見易萃彖傳釋文漢書五行志顏注聚弟子游居寢臥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眯邪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蘄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无方之傳司馬云方常也郭慶藩云呂覽必己篇高注傳猶轉也言無方之轉動應物而不窮者也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

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成云矜美也禮樂威儀不相治襲郭云期合時宜應治體而已）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柤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今取猨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齕齧挽裂盡去而後慊（釋文李云慊足也本亦作嗛）觀古今之異猶猨狙之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矉其里（矉於其里字同顰）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矉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矉美而不知矉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窮哉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司馬云老子陳國相人相今屬苦縣與沛相近）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

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宣云制度名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无佗也中无主而不止中心無主則道過而不留外无正而不行兪云正乃匹之誤禮緇衣唯君子能好其正鄭注正當爲匹字之誤也是其例矣此二句與宣三年公羊傳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文義相似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此言中無主而不止也自內出者無匹不行故此言外無匹而不行也則陽篇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正亦當爲匹誤與此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宣云非時世之所宜故不受聖人不出宣云不以施於人由外入者无主於中宣云非吾心之精微故無主聖人不隱不以藏於心必也中得吾心之精微外合時世之變通乃內外同歸體用一致聖人之所以合

道也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蘧廬也司馬云蘧廬猶傳舍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覯而多責宣云數相見必受譴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遙之虛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成云苟且簡略也貸施與也知止知足食於苟簡之田不損己物立於不貸之圃而言田圃者明是聖人養生之地逍遙无為也苟簡易養也不貸无出也宣云不費古者謂是采真之遊宣云不為形迹所役姚本以上為一節以富為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為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成云恐失所以戰慄舍之則悲宣云貪戀而一无所鑒宣云於理一無所見以闚其所不休者宣云但明逐物不止於是天之戮民也成云雖楚戮未加而情性已困姚本以上為一節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宣云正人之具唯循大變无所湮者為能用之宣云惟與變化相循無所湮滯者乃合時宜也故曰正者正也宣云因其所當正而正之其心以為不然者天門弗開矣

成云其心之不能如是者天機之門塞而弗開天門心也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噆膚則通昔不寐矣司馬云噆齧也郭云外物加之雖小而傷性已大也案昔夜也夕昔古通夫仁義憯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憯同慘宣云使人亂心更甚於眯目噆膚也吾子使天下无失其朴郭云質全而仁義著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放同倣宣云同歸於自然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成云傑然用力貌案天道篇引老子之言亦云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與此意同謂驚駭天下也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宣云喻本質自然如此黑白之朴不足以爲辯宣云出於本質者不足分別妍媸名譽之觀不足以爲廣名譽之觀美亦不能於本性有所增廣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溼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宣云喻小惠相及不如相忘於渾沌各得之爲樂又烏取乎仁義之區區哉案泉涸四語又見大宗師篇

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宣云不自得也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歸哉宣云何以歸正之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嗋予又何規老聃哉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二語又見在宥篇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宣云稱孔子爲先容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微曰踞於堂上其應聲微予年運而往矣運行往邁也言行年已邁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爲非聖人如何哉成云謂排三王爲非聖釋文三王本或作三皇依注作王是也餘皆作三皇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汝三皇五帝之

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成云三皇行道人心渞一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故親死不哭而世俗不非必欲非之則强哭者衆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爲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宣云欲隆其親餘皆降殺則知覺稍開矣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成云古者懷孕之婦十四月而誕育生子子生兩歲始能言今與古乖異不至乎孩而始誰成云未解孩笑已別是非郭云誰者別人之意則人始有天矣宣云元氣早漓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宣云人有心機且以殺伐爲應天順人殺盜非殺宣云謂爲當然人自爲種而天下耳自爲黨類而成天下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成云驚駭天下致使儒崇堯舜以飾非墨遵禹道而自是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其作始尚有倫理而今所行丈夫而有婦女之道何言哉余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此三皇當作三王否則不可通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

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憯於蠣蠆之尾王引之云蠆蠍皆蝎之異名廣雅蠆䘍蠍也蚙蝵蠅蠆蛘蝝蟣蜡蟦蛣蚚蠣音盧達反蠆螫皆毒螫傷人之名蠆之言蛆蠚螫之言痛廣雅釋詁云毒蛆痛痛也是其義矣蠚與厲古同聲厲蠚實一字史記秦本紀厲其公始皇紀作剌龔公剌之通作厲猶蠚之通作厲矣鮮規之獸鮮規未詳蓋噬人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爲聖人不可恥乎其无恥也子貢蹵蹵然立不安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爲久矣孰知其故矣孰熟同以奸者七十二君釋文三蒼云奸犯也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无所鉤用釋文鉤取也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夫白鶂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司馬云風化化相待風氣而化生也又曰相視而成陰

陽宣云不運定睛注視案風讀如馬牛其風之風謂雌雄相誘也化者感而成孕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宣云傳聲而孕類自為雌雄故風化釋文山海經亶爰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狸而有髮其名曰師類帶山有鳥其狀如鳳五采文其名曰奇類皆自牝牡性不可易命不可變宣云其眞常者時不可止道不可壅宣云其變化者苟得其道无自而不可郭云雖化者無方而皆可失焉者无自而可郭云所在皆不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孺李云孺孚乳而生魚傅沫司馬云傅口中沫相與而生子細要者化列子釋文引司馬云稺蜂細要者取桑蟲祝之使似己子有弟而兄啼恐失父母之愛也推極物性之不同久矣夫丘不與化為人不能與造化為一人不與化為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外篇　刻意第十五

刻意尚行其意峻刻其行高尚離世異俗高論怨誹李云非世無道怨己不遇為亢而

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宣云非猶譏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司馬云枯槁若鮑焦介推赴淵若申徒狄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爲修而已矣自修其身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成云此平時治世之士施教誨物之人若宣尼之居洙泗子夏之在西河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爲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強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并兼敵國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爲而已矣宣云無爲猶言閒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成云吹冷呼而吐故呴暖吸而納新如熊攀樹而自懸類鳥飛空而伸腳爲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李云導氣令和引體令柔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无仁義而修无功名而治无江海而閒不道引而壽无不忘也无不有也郭云忘故能有澹然无極而眾美從之宣云不立一極而美無不全此天地之道

聖人之德也故曰夫恬惔（惔同淡）寂寞虛无无爲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釋文質正也 宣云本也）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釋文休息也俞云此本作故曰聖人休焉休則平易矣休焉二字傳寫誤倒天道篇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與此文法相似可據以訂正案郭注成疏陸釋皆止一休字俞說是也此後來刊本之誤）平易則恬惔矣平易恬惔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郭云任自然而運動）其死也物化（郭云蛻然無所係）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郭云動靜無心而付之陰陽也案四語又見天道篇）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管子心術篇去智與故此用其語淮南主術篇高注故巧也）循天之理（成云循順也）故无天災无物累无人非无鬼責（四語亦見天道篇災彼文作怨）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燿信矣而不期（宣云無心於期必）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罷（此語

亦見天道篇　虛无恬惔乃合天德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郭云至德常適故情無所槃　一而不變靜之至也郭云靜而一者不可變也　无所於忤虛之至也郭云其心豁然確盡乃無纖介之逆　不與物交惔之至也郭云物自來耳至惔者無交物之情案惔同淡　无所於逆粹之至也郭云若雜乎濁欲則有所不顧　故曰形勢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宣云又將腐濁　天德之象也宣云靜而日運　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惔而无爲動而以天行郭云若夫逐欲而動人行也　此養神之道也夫有干越之劍者司馬云干吳也吳越出善劍　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並流无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爲象宣云不可得而迹象之　其名爲同帝宣云與天帝同用　純素之道惟神是守守而勿

失與神爲一一之精通合於天倫合於自然之理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人尙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无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眞人成云體悟解也妙契純素之理則所在皆眞道也

外篇　繕性第十六

繕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崔云繕治也郭云已治性於俗矣而欲以俗學復性命之本案宣本删一俗字據郭注明有兩俗字也然疑衍一字蘇輿云案當衍一俗字學與思對文言性與欲皆已爲俗所汩雖學思交致只益其蒙宣以俗學俗思句斷似失之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釋文知音智宣云定能生慧知生而无以知爲也謂之以知養恬智生而不任智是以智養其恬靜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知恬交養而道德自其性出矣夫德和也道理也宣云道德止是和順理也德无不容仁也

道无不理義也【道德生仁義】義明而忠也【宣云是爲實有道德】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成云雖復涉於物恒歸於眞情所造和適之樂】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實行於容體而順乎自然之節文卽是禮也】禮樂徧行則天下亂矣【釋文徧音遍郭云以一體之所履一志之所樂行之天下則一方得而萬方失也俞云据郭注是爲一偏之偏故郭云然釋文音誤案本當作偏唐時誤徧故陸隨文作音義不可通宜本己改偏】彼正而蒙己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彼自正而蒙被我之德是德與德相感不以己之德强人而冒覆之也若强天下而冒覆之是以我正彼則物之失其性者必多也】古之人在混芒之中【混混芒芒初分之時也】與一世而得澹漠焉【成云恬澹寂漠無爲之道也】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无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爲而常自然【無所矯飾】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爲天下是故順而不一【成云燧人變生爲熟伏羲畫八卦以制文字作結繩而爲罔罟智詐萌矣皆欲漸焉順黎庶之心而不能】

混同至一也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為天下是故安而不順成云神農有共工之伐黃帝致蚩尤之戰苟且欲安天下未能大順羣生也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為天下興治化之流宣云失其源也澆淳散朴釋文澆本亦作澆成云唐虞設五典而綱紀五行置百官而平章百姓五行自茲而荒百姓因此而澆訛毀淳素而散樸質也離道以善險德以行險危也離於道以企善危其德以制行若務光申徒狄之類是也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宣云舍天性用人心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宣云人益巧偽俞云詩不識不知識知二字連文言必不識不知而後可定天下諸家從識字斷句非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无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宣云以非道為道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无以興乎世世无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成云使聖人降迹塵俗混同羣生韜藏聖德莫能見用雖居朝市無異山林隱故不

自隱宣云道隱之世不必自隱而已隱也 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无迹復於至一之世而不見其迹 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甯極而待深固自然之根保甯至善之極以待時也 此存身之道也古之行身者不以辯飾知成云古人之行任其身者不以浮辯飾小智 不以知窮天下成云不緣知以困蒼生 不以知窮德成云知止其分不以無涯而累其自得 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郭云危然獨正貌 己又何爲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成云小識小知虧損深玄之德 小行傷道故曰正己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郭云樂全其性即是得志 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无以益其樂而已矣郭云全其內而足 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者也成云儻者意外忽來寄之其來不可圉

圉禦也其去不可止故不爲軒冕肆志肆志放縱其志不爲窮約趨俗不貶志以徇俗其樂彼與此同視軒冕與窮約無異故无憂而已矣故能處貴而無憂今寄去則不樂今人所同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樂軒冕者志荒於外故曰喪己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向云以外易內可謂倒置

外篇秋水第十七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李云水生於春壯於秋涇流之大司馬云涇通也崖本作徑云直度日徑兩涘渚崖之間釋文涘涯也水中可居曰渚崖字又作涯亦作厓不辯牛馬成云隔水遠看不辯牛之與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己釋文河伯姓馮名夷見大宗師篇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成云北海今萊州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釋文望作盳云盳洋猶望羊仰視貌司馬云若海神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己若者我之謂也李云聞道

百萬分之一也郭嵩燾云百者多詞也郭慶藩云百古讀若博與若覩

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

司馬云大方大道也

北海若曰井鼃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

王引之云鼃本作魚後人改之也御覽時序部鱗介部蟲豸部引此並云井魚不可以語於海則皆本作魚可知且釋文於此不出鼃字直至下文埳井之鼃始云鼃本又作蛙戶蝸反引司馬注云鼃水蟲形似蝦蟇則此處作魚不作鼃明矣若作鼃則戶蝸之音水蟲之注當先見於此不應至下文始見也再淮南原道篇夫井魚不可與語大拘於隘也梁張纘文夏蟲之不見冬冰水經贛水注云聯記奇文以廣井魚之聽皆用莊子之文則莊子之作井魚益明矣井九二井谷射鮒鄭注曰所生魚無大魚但多鮒魚耳覩[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困學紀聞十引御覽所載莊子曰用意如井魚者吾爲鈎繳以投之呂覽諭大篇井中之無大魚也此皆井魚之證後人以此篇有埳井鼃之語而荀子正論篇亦云坎井之鼃不可與語東海之樂遂改井魚爲井鼃而不知井自有魚無須改作鼃也自有此改世動稱井鼃夏蟲不復知有井魚之喻矣王念孫云虛與墟同故釋文云虛本亦作墟廣雅墟凥也顧[illegible]文選西征賦注引聲類曰墟故所

居也經傳言邱墟者皆謂故所居之地言井魚拘於所居不知海之大也以喻河伯居於涯涘崔注拘於井中之空也訓虛為空虛

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

郭慶藩云司馬訓篤為厚迂曲難通釋詁篤固也論語篤信好學謂信之固也禮儒行篤行而不倦謂所行之固也凡鄙陋不達謂之固夏蟲為時所蔽故曰篤於時篤字與上下文拘束同義

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

司馬云曲士鄉曲之士

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

郭云以其知分故可與言理也

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

文選養生論注引司馬云尾閭水之往海外出者也一名沃焦在東大海之中尾者在百川之下故稱尾閭者聚也水聚族之處故稱閭也在扶桑之東有一石方圓四萬里厚四萬里海水注者無不燋盡故曰沃燋案沃燋亦作沃焦見山海經今環球開通可釋此說之疑矣

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為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

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澤乎釋文礨崔音壘空音孔礨孔小穴也李云小封也一云蟻冢也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大倉乎稊釋文郭注爾雅稊似稗大音泰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崔云卒盡也郭嵩燾云人卒九州言極九州之人數卒者盡詞九州之大人數之繁其在天之中要亦萬物之一而已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崔云連續也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為名仲尼語之以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无窮宣云各有局量時无止宣云各據瞬息分无常成云所稟分命隨時變易終始无故宣云變化日新是故大知觀於遠近知同智遠近並觀不尚一隅之見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无窮不以

大小爲多寡知量之各足也證鄉今故郭云鄉明也今故猶古今故遙而不悶望古雖遙我自无悶不必與古爲徒也掇而不跂近可掇取我亦不跂而求之知時无止證明今古之大道不以人世壽大爲大期知時之無止也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无常也知天道有盈虛則得失無常何足介意明乎坦塗郭云死生者日新之正道也故生而不說音悅死而不禍不以爲禍敗知終始之不可故也郭云明終始之日新則知故之不可執而留矣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知者有窮而不知者何限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生有盡而天地無窮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成云無窮之境未周有限之智已喪由此觀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毫末非小天地非大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无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成云信實也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宣云處小而視大有所不及徧故覺不可圍自大視細

者不明 宣云處大而視小有所不及審故覺無形 夫精小之微也垺大之殷也 宣云垺音孚郛也殷盛也 故異便 宣云故一覽不可圍是小者以大爲不便而自便其小一覽無形是大者以小爲不便而自便其大也 此勢之有也 此勢所有不足致辨 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 宣云尙在有迹處求道 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 謂精 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 謂粗 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 曰粗則猶可以言論 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 曰精則猶可以意致 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 不期於精粗者在意言之表卽道妙也 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 固不害人亦不以仁恩自多 動不爲利不賤門隸 固不爲利亦不以求利之守門僕隸爲賤 貨財弗爭不多辭讓 不爭貨財亦不以辭讓之德爲高 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污 事不借力於人而自食其力但期取足亦不以人之貪得者爲賤 行殊乎俗不多辟異 行不隨俗亦不以乖僻立異爲多 爲在從衆不賤佞諂 爲順衆情亦未嘗以佞諂者爲賤 世之爵祿不

足以爲勸戮恥不足以爲辱知是非之不可爲分細大之不可爲倪 是非之迹不可分細大之端不可見惟大人知之 聞曰 成云寓諸他人故稱聞曰 道人不聞 郭云任物而物性自通則功名歸物矣故不聞案語又見山木篇道作至 至德不得 郭云得者生於失也物各無失則得名去也 大人无己 郭云任物而已 約分之至也 約己歸於其分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 問既不期精粗此物性之內外何由而有貴賤小大之端倪 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无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 物情彼此皆然故言相 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 世俗以外來之榮戮爲貴賤 以差觀之 等差之數 因其所大而大之 成云以自足爲大 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 成云以無餘爲小 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爲稊米也知豪末之爲丘山也則差數等矣以功觀之 兩須之事功也 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无而无之則萬物莫不无 蘇輿云物情以得用爲有

以出勝爲無猶矢人謂可無函函人謂可無矢也然以矢爲有則函敵矢亦可爲有以函爲無則矢爲函拒亦可謂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无則功分定矣東西本相反然非東無以定西故就相反而相須言之則功分可定以趣觀之衆人之趣向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隨人之是非爲是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睹矣堯非桀桀亦非堯附堯桀者亦各執一是非則趣操之無定可觀矣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司馬云燕王噲用蘇代之說效堯舜讓位與相子之三年而國亂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釋文白公名勝楚平王之孫作亂而死事見左哀十六年傳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爲常也宣云貴賤以此小大可知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崔云梁麗屋棟也郭慶藩云列子湯問篇雍門鬻歌餘音繞梁欐三日不絕梁欐卽梁麗也上林賦連捲欐佹注欐佹支柱也欐者附著佹者交午廣韻麗著也玉篇麗偶也杜偶曰麗梁棟相附著亦曰麗卽謂樑柱之屬爲梁麗必材之大者故可用以衝城不當泥覕釋文窒塞也騏驥驊

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鴟鵂夜撮蚤釋文淮南子鴟夜聚蚤察分毫末許慎云鴟夜聚食蚤蝨不失也司馬本作蚤云鴟鵂鵂夜取蚤食王引之云正文鵂字涉釋文內鴟鵂鵂而衍埤雅引此已誤釋文鴟尺夷反崔云鴟鵂鵂而不瑤鵂字作音則正文內無鵂字明矣淮南主術篇亦云鴟夜撮蚤案聚亦撮也崔本撮作最古書聚最多通作故又爲聚察毫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釋文瞋本或作瞑蘇輿云作瞑是言鴟夜察蚤之毫末及晝則雖瞋目而不見丘山矣徐无鬼篇鴟目有所適亦謂適夜而不適晝也故曰蓋師是而无非師治而无亂乎恒言如此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无地師陰而无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宣云愚者不知誣則知而妄言帝王殊禪成云或宗族相承或讓與他姓故言殊禪三代殊繼成云或父子相繼或興兵征誅故言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時俗既非而差逆之如子之白公則世以爲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徒時俗可行而順舉之者則世以爲義徒可見貴賤有時默默乎河伯戒勿多言女惡

知貴賤之門大小之家河伯曰然則我何爲乎何不爲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郭云貴賤之道反覆相尋崔云無所貴賤乃反爲美也本亦作畔衍李云猶漫衍合爲一家无拘而志而爾也下同貴賤無定不必拘視與道大蹇拘滯則道難行何少何多是謂謝施謝天之施而已无一而行與道參差執一而行則與道不齊合嚴乎若國之有君其无私德不私惠於物而物皆被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无私福繇繇與由由同自得之貌如羣奉一社咸以爲神之福我也泛泛乎若四方之无窮其无所畛域泛泛如水之無畔岸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无方萬物皆我懷之其孰承我而孰助我是謂無所偏向萬物一齊孰短孰長宣云所以無方道无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宣云有生死則物之成不足恃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宣云虛滿遞乘則形無定位年不可舉時不可止宣云往者莫存逝者莫挽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

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言其速〕无動而不變无時而不移何為乎何不為乎夫固將自化〔成云安而任之必自變化何勞措意為與不為〕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宣云既無為不為之分何貴學道〕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薄迫也非謂其迫近之而不害也〕言察乎安危寍於禍福〔成云寍安禍窮塞福通達也〕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宣云天機藏於不見〕人在外〔宣云人事著於作為〕德在乎天〔德以自然者為尚〕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德〔惟知天人之行者本乎自然而處乎自得〕蹢躅而屈伸〔成云蹢躅進退不定之貌隨時屈伸曾無定執〕反要而語極〔宣云乃學之要而道之極也〕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落同絡〕故曰无以人滅天无以故滅命无以得殉名〔勿以人事毀天然勿

以造作傷性命勿以有限之得殉無窮之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眞郭云眞在性分之內

夔憐蚿蚿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司馬云蚿馬蚿蟲也廣雅云蛆渠馬蚿夔一足蚿多足蛇無足風無形目形綴於此而明流於彼心則質幽爲神遊外成云憐是愛尚之名夔謂蚿曰吾以一足跉踔而行成云跉踔跳躑也予无如矣成云簡易無如我者今予之使萬足獨奈何以爲煩勞也蚿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蚿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无足不及其速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似有足今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无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鰌我亦勝我釋文鰌本又作䠓郭嵩燾云荀子彊國篇大燕鰌吾後楊注鰌蹴也言蹴

踏於後也成云人以手指撝風風不能折指以足蹴踏風風亦不能折足此小不勝也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眾小不勝為大勝也為大勝者唯聖人能之能為大勝者眾小不勝無所容其計較非知道之聖人不能如此宣云目心之用更神當身可自喻之故省文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帀而絃歌不惙釋文司馬云宋當作衛衛人誤圍孔子以為陽虎虎嘗暴於匡人也惙本又作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成云諱忌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无窮人非知得也賢士盡升庸非其智得也當桀紂而天下无通人非知失也賢人皆隱遁非其智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且安息吾命有所制矣制之於天无幾何將甲

者進辭曰釋文將本亦作持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謝過解去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司馬云龍趙人牟魏之公子姚云公孫龍與莊生時不相及此其弟子所記耳龍少學先生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爲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汒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无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机太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埳井之鼃乎埳郭音陷成云埳井猶淺井謂東海之鱉曰吾樂與自言甚樂出跳梁乎井幹之上幹當從木作榦釋文司馬云井欄也褚詮之音西京賦作韓音入休乎缺甃之崖李云甃如闌以磚爲之著井底也成云休息乎破磚之涯赴水則接腋持頤宣云水承兩腋而浮兩頤蹶泥則沒足滅跗成云跗腳趺也還虷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宣云還回顧也釋文虷音寒井

中赤蟲一名蜎爾雅云蜎蠉郭注云井中小蛣蟩赤蟲也科斗蝦蟇子也案言環顧此輩無如其樂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埳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鱉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縶矣司馬云縶拘也三蒼云絆也案井小不容於是逡巡而卻從容而退告之海曰以海之大告之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爲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爲加損夫不爲頃久推移成云頃少時久多不以多少進退者進退謂損益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埳井之鼃聞之適適然驚成云適適驚怖之容規規然自失也規規小貌下同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上知音智下知如字下同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成云觀察至理之言是猶使蚊負山商蚷馳河也成云商蚷馬蚿也亦名商蚷亦名且渠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埳井之鼃與且彼方跐

黃泉而登大皇釋文廣雅云跐蹋也成云大皇天也无南无北奭然四解淪於不測釋文奭音釋成云奭然無礙无東无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王念孫云無東無西當作無西無東與通爲韻成云始於玄極而其道杳冥反於域中而大通於物也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郭云遊無窮者非察辯所得是直用管窺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司馬云未應丁夫爲餘子成云壽陵燕邑邯鄲趙都其俗能行故燕國少年遠來學步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成云未得趙國之能更失壽陵之故以手據地匍匐而還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呿而不合司馬云呿開也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

莊子釣於濮水成云濮水名屬東郡今濮州濮陽縣是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司馬云威王也曰願以境內累矣欲以國事相累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

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惠子相梁（成云惠施宋人爲梁惠王相）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爲鵷鶵（李云鸞鳳之屬）子知之乎夫鵷鶵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成云練實竹實）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鶵過之仰而視之曰嚇（司馬云嚇怒其聲恐其奪己也詩箋以口拒人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姚云記此語者莊徒之陋）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成云濠水名在淮南鍾離郡有莊子墓在焉亦有莊惠遊之所石絕水爲梁）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釋文李音由白魚也盧文弨云儵當作鯈姚云鯈即至樂篇食之鰌）

戲數字耳而釋鯈多誤作儵是魚之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矣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宣云與魚全無相知之理莊子曰請循其本成云請尋其源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郭云循子安知之云已知吾之所知矣而方復問我我知之濠上也宣云我遊濠上而樂則知魚遊濠下亦樂也

莊子集解卷五

長沙　王先謙

外篇　至樂第十八

天下有至樂无有哉有可以活身者无有哉今奚爲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宣云言至樂活身之理俱有不知人之取舍何如耳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善者所謂順善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夭惡也夭短折惡惡疾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爲形也亦愚哉爲于僞反下同夫富者苦身疾作勤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郭云內其形者知足而已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宣云爲固位計其爲形也亦疏矣郭云親其形者自得於身中而已人之生也與

憂俱生壽者惽惽久憂不死何苦也宣本何下有之字云猶其也姚氏章句本亦同云之是也言何若是苦也其爲形也亦遠矣烈士爲天下見善矣人皆稱善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爲善矣不足活身以爲不善矣足以活人行其言足以活人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郭慶藩云蹲循卽逡巡廣雅逡巡卻退也管子戒篇作逡遁小問篇作遵循晏子問篇作逡循漢書萬章傳同皆字異義同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宣云意在以爭成忠諫之名誠有善无有哉成云善不善誠未可定今俗之所爲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羣趣者誙誙然如將不得已舉世羣趨如不得已李云誙誙趨死貌案蘇輿云樂舉謂數數稱道之也於義亦通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樂不樂吾未親歷其境果有樂无有哉樂之有無吾弗知吾以无爲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我以恬靜無爲爲誠樂而世俗又不以爲然故曰

至樂无樂至譽无譽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无爲可以定是非（成云忘是非而是非定）至樂活身唯无爲幾存（存是二者唯無爲近之）請嘗試言之天无爲以之淸地无爲以之寧（郭云皆自淸寧耳非爲之所得）故兩无爲相合萬物皆化（兩儀相合萬物化生姚云江南本作萬物皆化生）芒乎芴乎（李芒音荒芴音忽荒忽猶恍惚也）而无從出乎（成云尋其從出莫知所由）芴乎芒乎而无有象乎萬物職職（成云職職繁多貌）皆從无爲殖故曰天地无爲也而无不爲也人也孰能得无爲哉（宣云人能無爲則同乎天地矣）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釋文盆瓦缶）惠子曰與人居長子（成云共妻居處長養子孫）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无概然（司馬云概感也案古槩慨通作）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

本无氣雜乎芒芴之閒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噭噭然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也

支離叔與滑介叔李云支離忘形滑介忘智言二子乃識化也觀於冥伯之丘李云丘名喻杳冥也崑崙之虛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瘤作柳聲轉借字其意蹶蹶然惡之成云蹶蹶驚動貌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成云亡無也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爲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髐然有形宣云髐音驍空枯貌撽以馬捶釋文撽苦弔反說文作擊云旁擊也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爲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爲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

而爲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爲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臥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姚云張君房本子上有向字視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无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无君於上无臣於下亦无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爲春秋釋文從李徐子用反縱逸也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謂朋友子欲之乎髑髏深矉蹙頞曰矉同顰皆愁貌釋文頞於葛反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間之勞乎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汝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成云此言出管子書郭慶藩云

玉篇褚裝衣也字或作衧眾經音義引通俗文曰裝衣曰衧說文褧傳褚衣之囊也集韻褁也左成三年傳鄭賈人有將寘於褚中以出荒褚可以裝物亦可以裝人 夫若是者以爲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成云不得解則心生疑惑於是忿其勝己必殺顏子且女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司馬云國語爰居止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不云魯侯也爰居一名雜縣舉頭高八尺爾雅樊光注形似鳳皇案御迎也奏九韶以爲樂具太牢以爲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遊之壇陸釋文壇司馬本作澶音但云水沙澶也成云壇陸湖渚也浮之江湖食之鰌鰷成云鰌泥鰌鰷白魚子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委蛇自得昔者海鳥至此達生篇亦引之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譊

譊爲乎成云譊喧聒也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卒猝同還繞唯人好觀樂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故必相與異句其好惡故異也故猶本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成云聖人因循物性使人如器不一其能各稱其情不同其事名止於實成云因實立名名以召實故名止於實不用實外求名義設於適成云隨宜施設適性而已是之謂條達而福持如是之道可謂條理通達而福德扶持者

列子行食於道天瑞篇行作適衞從見百歲髑髏天瑞篇從下有者字攓蓬而指之曰成云攓拔也天瑞篇作攓蓬而指顧謂弟子百豐曰唯予與汝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而汝也天瑞篇汝作彼死生倒換若果養乎予果歡乎俞云詩二子乘舟中心養養傳訓養爲憂與下句歡對文釋文元嘉本若果作汝過予過作予過案天瑞篇作此過養乎此過歡乎與元嘉本兩過字合而文義亦未愜疑有誤

種有幾成云陰陽造物轉變無窮論其種類不可勝計**得水則為㡭**釋文此古絕字徐音絕今讀音繼司馬本作繼本或作斷又作續斷盧文弨云古絕字當作𢇍此㡭乃繼字成云潤氣生物從無生有故更相繼續也案釋草藚牛脣郭注引毛詩傳曰水舄也如續斷寸寸有節拔之可復說文藚水舄也郝懿行云今驗馬舄生水中者華如車前而大拔之節節復生據此即莊子所謂㡭也拔之寸節復生故以㡭為名其或作斷又作續斷者㡭或誤斷後人又妄加續字耳藚如續斷與生山谷之續斷判然二物節節復生無根著土故名水舄與本文得水為㡭合天瑞篇上有若鼃為鶉句未得其解

得水土之際則為鼃蠙之衣司馬云言物根在水土際布在水中就水上詷挂視不見按僻鍬之可得如張綿詷絓在水中楚人謂之鼃蠙之衣成云青苔也在水中若張綿俗謂之蝦蟆衣也案此言水與土相際而生非謂水上之物釋草芣苢馬舄馬舄車前郭注今車前草大葉長穗好生道傍江東呼為蝦蟆衣則蝦蟆衣非青苔亦非草如司馬所云也釋草又云蕍蕮郭注今澤蕮案即澤瀉也本草云一名水瀉鵠舄陶注葉狹而長叢生淺水中蘇頌圖經葉似牛舌草獨葉而長秋開白花作叢似穀精草秋末采根暴乾案此得水土之交故有根可采也文選注引韓詩章句曰芣苢澤瀉也陸璣疏云馬舄幽州謂之牛舌草蓋葉既相似而水舄澤舄芣苢之名稱又復互混故蝦蟆衣之名亦遂移於道邊之陵舄而胥焉不察

也**生於陵屯則爲陵舃**司馬云言物因水成而陸產生於陵屯化作車前改名陵舃也一名澤舃隨燥溼變也[illegible]案列子張湛注陵屯高潔處也蓋總謂藪水之處詩芣苢釋文引陸璣云牛舌又名當道韓詩說云直曰車前瞿曰芣苢乃就直道而生及生道兩旁析言之直道當道皆與此生於陵屯合**陵舃得鬱棲則爲烏足**司馬云鬱棲蟲名烏足草名生水邊也言鬱棲在陵舃之中則化爲烏足也李云鬱棲糞壤也言陵舃在糞則化爲烏足也案鬱棲是糞壤非蟲名詳見下**烏足之根爲蠐螬**司馬本作蝤蠐云蝎也案蠐螬蝤蠐二物釋蟲蟦蠐螬郭注在糞土中又云蝤蠐蝎郭注在木中今雖通名爲蝎所在異詩領如蝤蠐蔡邕青衣賦作領如螬蠐則蝤螬同字說文蝎蝤蠐也蝤蝤蠐也又云蠐蠐螬也螬蠐螬也據此知司馬本誤混爲一惟說文無蟦字蟦疑糞之音轉字烏足係陵舃在糞壤所化其根在糞土中而出爲蠐螬益明矣本草蠐螬生河內平澤及人家積糞草中反行者良陶注螬亦作蟦方言蠀螬謂之蟦蠀蟦雙聲**其葉爲蝴蝶**大者如足大指以臂行乃駛於腳從夏入秋化爲蟬論衡無形篇蠐螬化爲復育復育化而爲蟬是也**胡蝶胥也化而爲蟲**釋文胡蝶一名胥俞云胥也當連下化而爲蟲讀之與下鴝掇千日爲鳥兩文相對千日爲鳥言其久也胥也化而爲蟲言其速也天瑞篇釋文胥少也謂少時也得之**生於竈**

下其狀若脫脫同蛻其名爲鴝掇天瑞篇鴝作駒同鴝掇千日張注千日而死爲鳥其名曰乾餘骨天瑞篇爲上有化而二字乾餘骨之沫爲斯彌李云沫口中汁斯彌爲食醯頤輅成云酢甕中蠛蠓亦爲醯雞也生乎食醯黃軦天瑞篇生上再有食醯頤輅四字生乎九猷天瑞篇生上兩有食醯黃軦四字瞀芮生乎腐蠸成云腐蠸螢火蟲亦言是粉鼠釋文音權郭音歡爾雅云一名守瓜一云粉鼠也案天瑞篇此上有九猷生乎瞀芮句張注蠸音權謂瓜中黃甲蟲也羊奚比乎不箰久竹生青寧釋文羊奚比乎不箰句久竹生青寧句司馬云羊奚草名根似蕪菁與久竹比合而爲物皆生於非類也青寧蟲名是司馬以久竹屬上讀張湛讀與陸同羊奚句注此異類而相親比久竹句注因於林藪而生並無確解未知孰是又天瑞篇此上有羊肝化爲地皋至醯雞生乎酒二十二句莊子刪之青寧生程成云赤蟲名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俞云又當作久字之誤也久老也天瑞篇作人久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外篇

達生第十九

達生之情者〔情實也〕不務生之所无以爲〔宣云爲無益之養者生之所無以爲也〕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宣云數之不可強者知之所無奈何也〕養形必先之以物〔成云謂資貨衣食〕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宣云究竟物不足以養形〕有生必先无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宣云究竟形不足以存生〕生之來不能卻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爲哉雖不足爲而不可不爲者其爲不免矣〔成云分外之事不足爲分內之事不可不爲〕夫欲免爲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无累无累則正平〔宣云遊於坦途〕正平則與彼更生〔宣云與彼造化同其消息推移〕更生則幾矣〔宣云近道〕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成云人世虛無何足捐棄生涯空幻何足遺忘〕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爲一〔宣云合造化之自然〕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宣云散於此者爲成於彼〕

之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移造化之權精而又精反以相天宣云養精之至化育賴其參贊

子列子問關尹曰李云關尹關令尹喜也成云姓尹名喜字公度爲函谷關令故曰關令尹眞人是老子弟子懷道抱德故列子詢之至人潛行不窒成云潛伏行世不爲物境障礙案列子黃帝篇作不空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成云冥於寒暑故火不能災一於高卑故心不恐懼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成云是保守純和之氣非心智巧詐勇決果敢而得之居吾語女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郭云唯無心者獨遠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郭云同是形色之物耳未足以相先也姚云江南本色上有形字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无所化列子張湛注有既無始則所造者無形矣形既無終則所止者無化矣夫得是而窮之者宣云言究心於此物焉得而止焉成云非物所制案黃帝篇無物字而止誤爲正曰彼將處乎不淫之度郭云止於

所受之分案黃帝蔚淫誤探而藏乎无端之紀郭云冥然與變化日新遊乎萬物之所終始郭云終始者物之極壹其性郭云飾則二矣養其氣郭云不以心使之合其德郭云不以物雜性案黃帝篇合作含以通乎物之所造成云物之所造自然也既一性合德與物相應故能達至道之原通自然之本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无郤同隙物奚自入焉外志不能入也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胷中是故遻物而不慴釋文音悟爾雅云遻忤也郭注云謂干觸慴懼也盧云今本作遻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引列子畢復讎者不折鏌干鏌邪干將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故无攻戰之亂无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郭云不慮而知開天也知而後感開人也然則開天者性之動開人者知之用開天者德生郭云性動者遇物而

當足則忘餘斯德生也開人者賊生郭云知用者從感而求勌而不已斯賊生也不厭其天不忽於人常守天德不厭天也智能燭物不忽人也民幾乎以其眞幾近也成云率土盡眞蒼生無僞一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僂者承蜩猶掇之也成云痀僂老人曲腰之貌承蜩以竿取蟬掇拾也郭慶藩云承讀爲拯謂引取之也說文作拼列子黃帝篇使弟子並流而承之釋文承音拯案黃帝篇僂作僂借字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司馬云五六月黏蟬時也累丸謂累之於竿頭案黃帝篇累丸作累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益所失二三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厥株拘釋文厥本或作橛案斷木爲杙也株木根也言身若橛株之拘黃帝篇作橛株駒借字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郭云不動之至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黃帝篇凝作疑是也下文津人操舟若神見者驚猶鬼神及器之所以疑神並與此疑於

神同意 其痀僂丈人之謂乎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 成云淵名在宋國 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游者數能 善浮水者數習則能黃帝篇上有能游者可教也句 若乃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 沒人能沒水者雖向未見舟人舟便能操之黃帝篇便作設注設起也 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 黃帝篇善上有能游者可教也輕水也二句 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 郭云無覆溺之懼 視舟之覆猶其車卻也 郭云視舟之覆於淵猶車之卻退於坂也 覆卻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 黃帝篇萬下有物字是也覆卻萬物句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句俞云方並也方之本義爲兩舟相並故方有並義方陳乎前謂萬物並陳乎前也張注神明之居故謂之舍 惡往而不暇 宣云神定則隨在暇豫 以瓦注者巧 李云注擊也成云用瓦器賤物而戲賭射者既心無矜惜故巧而中 以鉤注者 案黃帝篇注作搵張注搵探也以手藏物探而取之

憚成云以鉤帶賭者其物稍貴恐不中故心怖懼而不著案張注鈎銀銅爲之以黃金注者殙釋文一作殙說文殙瞀也元嘉本作昏案黃帝篇作惛郭云所要愈重則其心愈矜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

田開之見周威公釋文崔本作周威公竈俞云史記西周桓公之子威公名不傳崔本可補史闕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司馬云學養生之道吾子與祝腎游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篲以侍門庭成云拔篲掃帚也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无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郭嵩燾云鞭其後則前者于于然行矣案意謂謹持其終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蘇輿云此言不戒畏塗有張毅者高門縣薄宣云高門大家縣簾薄以蔽門小家也无不走也呂覽必己篇張毅好恭門閭帷

薄聚居眾無不趨富治過之必趨淮南人間訓張毅好恭過宮室廊廟必趨見門閭聚眾必下廝徒馬圉皆與抗禮然不終其壽內熱而死俞云走是趨之壞字莊子文不備故學者莫得其解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此言勢形無益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

仲尼曰无入而藏无出而陽宣云恐其過靜過動柴立其中央宣云如槁木之無心而立於動靜之中三者若得其名必極宣云可稱至人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蘇輿云取即最字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郭云十殺一耳便大畏之至於色欲之害動皆之死地而莫不冒之斯過之甚也

祝宗人元端以臨牢筴說彘曰成云祝祝史元端衣冠筴圈也未祭之閒臨圈說彘其文在下也汝奚惡死吾將三月豢汝十日戒三日齊藉白茅加汝肩尻

平彫俎之上則汝為之乎釋文豢音患司馬云養也為彘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筴之」錯置也又為彘設想如此自為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腞楯之上司馬云腞猶篆也楯猶案也王念孫云腞讀為輇謂載柩車也雜記載以輲車鄭注輲讀為輇釋文輇市專反又市轉反士喪禮注載柩車周禮謂之蜃車雜記謂之團或作輇或作槫聲讀皆相附此作腞聲義亦同也楯讀為輴亦載柩車也輴楯古通雜記注載柩以楯是其證也聚僂之中釋文一說僂當作蔞力久反謂殯於敢塗蔞翣之中王念孫云聚僂柩車飾也眾飾所聚故曰聚其形中高而四下故言僂也釋名輿棺之車其蓋曰柳柳聚也眾飾所聚亦其形僂也廔弓設蔞翣荀子禮論作縷翣呂覽節喪篇作僂翣柳蔞僂縷並字異而義同則為之不顧後患

也為彘謀則去之自為謀則取之所異彘者何也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无所見公反誒詒為病數日不出釋文誒於代反郭音熙詒士代反郭音怡李音臺云誒詒失魂魄也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司馬云皇姓告

敖字夫忿滀之氣散而不反則為不足李云忿滿也滀結聚也精神有逆則陰陽結於內魂
魄散於外故曰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李云陽散
陰凝故怒陰發陽伏故忘也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為病李云上下不和則陰陽爭而攻心心
精神手故病也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竈有髻釋文司馬本作沈有漏云
沈水汙泥也漏神名髻竈神著赤衣狀如美女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成云門戶內糞壤之中其間有
鬼名曰雷霆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鮭蠪躍之釋文蠪音龍司馬云倍阿神名鮭蠪狀如小兒
長一尺四寸黑衣赤幘大冠帶劍持戟西北方之下者則泆陽處之司馬云泆陽豹頭馬尾一
作狗頭一云神名也水有罔象司馬本作無傷云狀如小兒赤黑色赤爪大耳長臂一云水神名丘有峷
釋文本又作莘司馬云狀如狗有角文身五采山有夔成云如鼓一足野有彷徨釋文本亦作方皇司馬云
方皇狀如蛇兩頭五采文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
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為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

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囅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 釋文朱冠司馬本作紷冠云紷國之冠也其制似螺 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 郭云此言憂來而累生者不明也患去而性得者達理也

紀渻子為王養鬬雞 釋文紀渻人姓名一本作消列子黃帝篇作周宣王 十日而問雞已乎 黃帝篇雞下有可鬬二字此奪 曰未也方虛憍而恃氣 張注無實而自矜者 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景 李云應嚮鳴顧景行 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 張注常求敵而必己之勝 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无變矣 張注彼命敵而我不應忘勝負矣 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 宣云精神凝寂 異雞无敢應者反走矣 郭云養之以至於全者猶無敵況自全乎案黃帝篇矣作耳

孔子觀於呂梁 司馬云河水有石絕處也今西河離石縣西有此縣絕世謂之黃梁淮南子曰古者龍門未鑿河出孟門之上也成云或言蒲州二百里有龍門河水所經瀑布而下亦名呂梁或言宋國彭城縣之呂梁 縣水三

千仞流沫四十里黿鼉魚鱉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也有憂患而自沈使弟子並流而拯之並傍同黃帝篇作承古通用字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黃帝篇作棠行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爲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音無吾无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司馬云齊回水如磨齊也郭慶藩云齊物之中央漢書郊祀志齊所以爲齊以天齊也蘇林注當天中央齊也王念孫云人臍居腹之中故謂之臍臍者齊也宣云水漩入處似臍案黃帝篇作齊誤與汨偕出司馬云汨涌波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郭云任水而不任己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郭云言人有偏能得其所能而任之則天下無難矣用夫無難以涉夫生生之道何往而不通也

梓慶削木爲鐻李云魯大匠梓官名慶名俞云左襄四年傳匠慶卽此人司馬云鐻樂器也似夾鍾釋文音據

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爲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爲鐻未嘗敢以耗氣也（李云耗氣則心動心動則神不專也）必齊以靜心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宣云忘利）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宣云忘名）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枝形體也（釋文輒然不動貌宣云忘我）當是時也无公朝（宣云忘勢若非爲公家創之）其巧專而外骨消（釋文骨本亦作滑成云滑亂也宣云外而滑心之事盡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宣云察木之生質）形軀至矣（木質極合）然後成見鐻（見俗作現如全鐻在目）然後加手焉（從而施工）不然則已（否則舍去）則以天合天（以吾之天遇木之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此言順其性則工巧若神乖其性則心勞自拙）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荀子哀公篇作東野畢莊公作定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如繩直如規圜）莊公以爲文弗過也（司馬云謂過織組之文案即詩云執轡如組也）使之鉤百

而反成云任馬旋回如鉤之曲百度反之皆復其跡顏闔遇之哀公篇作顏淵則魯定公是也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宣云密默也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過耗則敗無物不然

工倕旋而蓋規矩宣云蓋猶過也謂掩過之但以手運旋而巧過於規矩精之至也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成云手隨物化因物施巧心不稽留也故其靈臺一而不桎宣云靈臺神舍也神凝而無拘束之苦忘足屨之適也忘腰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內不變志外不從物隨所會而皆適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本性適而無往不適者是自適其適不因物而後適乃並其適而亦忘之也

有孫休者成云魯人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李云扁姓慶子字休居鄉不見謂不修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世賓於鄉里賓擯同逐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惡音烏不解何以遇

此命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墮身體黜聰明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芒然無知貌塵垢謂俗累逍遙乎无事之業是謂爲而不恃長而不宰宣云率性而不恃能長物而不居功案語出老子今汝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炫己以表異於人三語又見山木篇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而爾同无中道夭於聾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爲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爲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

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己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釋文委蛇李云大鳥吞蛇司馬云委蛇泥鰌俞云養鳥者未聞必食以蛇泥鰌亦臆說至樂篇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游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鰌鰷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然則此文亦當云食之以鰌鰷委蛇而處傳寫有闕文耳且云委蛇而處方與下文則平陸而已矣文義相屬若無而處二字下句便不貫矣今休款啟寡聞之民也李云款空啟開也如空之開所見小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鼷以車馬樂鴳以鐘鼓也彼又奚能无驚乎哉郭云此章言善養生者各任性分之適而至矣

外篇山木第二十蘇輿云此亦莊徒所記旨同於人間世處濁世避患害之術也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无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釋文夫子謂莊子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雁而烹之釋文烹普

彭反煮也王念孫云呂覽必己篇作令豎子爲殺雁饗之據此亯當作亯卽饗也古書亯作饗亯亦作亨故釋文誤讀爲亨今本遂改亯爲亨因元文作亯故陸音普彭反若作亨則無須音注矣案雁卽鵞說文鴈雁也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乎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宣云處世亦可謂近似然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則不然心乎道德則不必言材與不材矣无譽无訾成云訾毀一龍一蛇或龍見或蛇蟄與時俱化而无肯專爲成云何肯偏滯而專爲一物一上一下以和爲量俞云此本作一下一上上與量爲韻今作一上一下失其韻矣古書往往倒文協韻後人不知而誤改者甚多此與秋水篇无東无西同浮游乎萬物之祖宣云未始有物之先物物而不物於物視外物爲世之一物而我不爲外物之所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此黃帝神農之法則也若

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人類之相傳）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毀（有合成卽有離毀）廉則挫（有廉隅則被挫傷釋文亦作剉卽曉曉易缺之義）尊則議（兪云議讀爲俄詩賓之初筵箋俄傾貌謂崇高必傾側古書俄字或以議爲之或以儀爲之或以義爲之管子法禁篇法制不議則民不相私議亦俄也謂法制不傾衺也）有爲則虧賢則謀（成云賢以志高爲人所謀）不肖則欺（以上言世事如此）胡可得而必乎哉（不能免累）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釋文鄉如字亦音許亮反）

市南宜僚見魯侯（釋文左傳市南有熊宜僚楚人也兪云淮南主術訓高注宜遼姓也名熊疑名遼字互誤）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修先君之業吾敬鬼尊賢親而行之无須臾離居（釋文崔本無離字兪云崔本是也呂覽愼人篇胼胝不居高注訓居爲止無須臾居者無須臾止也）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

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飢渴隱約隱約潛藏也猶旦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司馬云胥須也蘇輿云旦當作且案狐豹求食何必待旦蘇說是也成云旦明也則字譌已久宣云疏遠也言獸雖潛藏猶且須遠於江湖無人之地而求飲食此其處所一定也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為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刳形去皮洒心去欲而遊於无人之野南越有邑焉名為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成云猖狂無心妄行混跡也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葬郭云言可終始處之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无舟車奈何市南子曰君无形倨司馬云無倨傲其形无留居司馬云無留安其居以為舟車君曰彼其道幽遠而无人吾誰與為鄰吾无糧我无食釋文我一

本作餓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无糧而乃足郭云所謂知足則無所不足也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宣云獨往深造如此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宣云人不相及君自此遠矣郭云超然獨立於萬物之上也故有人者累郭云有之以爲己私也見有於人者憂郭云爲人所役用也故堯非有人宣云有天下而不與非見有於人也宣云忘帝力於何有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大莫猶廣莫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惼心之人不怒釋文惼爾雅云急也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歙之其口開翕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以此故也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北宮奢爲衛靈公賦斂以爲鐘奢衛大夫賦斂蓋謂募施爲壇乎國門之外

宣云爲壇而登因鑄於其所三月而成上下之縣司馬云八音備爲縣而聲高下宣云時不久而斂之多

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俞云慶忌疑周之王子而仕衛者與王孫賈同

奢曰一之間无敢設也心在一鐘之間非敢更設術也奢聞之既彫既琢復歸於朴言末俗彫琢之後宜反於朴惟誠可以動之侗乎其无識釋文侗無知貌案言它無所識唯冀其成儻乎其怠疑儻乎無所向如怠如疑又懼其不誠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萃聚也芒不辨也送往迎來言其多來者勿禁往者勿止聽人自願從其彊梁從讀曰縱顯者聽之不隨其曲傅釋文傅音附司馬云曲附己者隨之本或作傳張戀反因其自窮黽勉自盡者因之郭嵩燾云如左昭傳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名爲賦斂而聽民之自致故曰因其自窮故朝夕賦斂而毫毛不挫如未挫人毫毛者而況有大塗者乎況處天下大通之塗者乎謂道也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大公任往弔之李云大公大夫稱任其名俞云廣韻一東公字注世本有太公頴叔然則大公乃複姓非大夫稱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

乎曰然任曰予嘗言不死之道（宣云嘗試也言不至犯患而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其爲鳥也翂翂翐翐（釋文翂音紛翐音秩司馬云舒遲貌一云飛不高貌）而似无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李云不敢獨棲迫脅在衆鳥中纔足容身而宿避害之至也）進不敢爲前退不敢爲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王念孫云緒餘也讓王篇其緒餘以爲國家司馬注緒殘也謂殘餘也）是故其行列不斥（蘇輿云言爲衆鳥所容）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郭云才之患也）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三語已見達生篇）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成云大成之人卽老子也）自伐者无功（伐夸也）功成者墮名成者虧（郭云恃功名以爲己成者未之嘗全）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宣云反同於衆）道流而不明居（道流衍於天下而不顯然居之）得行而不名處（得猶德也德行而不以自名自處）純純常常（宣云純一其心平常其行）乃比於狂（成云既不矜飾更類於狂人）

削迹捐勢不爲功名是故无責於人人亦无責焉至人不聞語見秋水篇至作道子何喜哉何太自喜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杼栗不取美服珍味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人乎

孔子問子桑雽曰釋文雽音戶又作雩音于兪云疑卽大宗師之子桑戶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衞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雽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李云假國名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林回人姓名卽假人之亡者國亡民散負子而逃或曰爲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布謂財貨爲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彼謂璧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

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无故以合者則无故以離（宣云言非天屬）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无挹於前（宣云無可挹取於前）其愛益加進（眞意相感）異日桑雽又曰舜之將死眞泠禹曰（釋文眞司馬本作直云泠曉也泠或爲命王引之云直當爲逌逌籀文乃字形似直故訛作直又訛作眞眞泠禹當爲乃命禹也）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成云緣順也形必順物情必率中）緣則不離率則不勞（宣云不離於物則不勞於安排）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宣云天然眞率何求於禮文以待形）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宣云又何求於外物）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緳係履而過魏王（司馬云緳帶也王惠王郭嵩燾云帶之名緳別無證据正帶係履不得爲憊說文絜麻一耑也與緳通言整齊麻之一耑以束其履而係之履無絢係之以麻故曰憊）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

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宣云非猶不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柟梓豫章也攬蔓其枝成云攬蔓猶把捉而王長其間王長猶言自大雖羿蓬蒙不能眄睨也李云眄或作睥案言不能害之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間也成云並有刺之惡木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无憊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處亂世不安於憊必遭戮辱比干之見剖心其明徵也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猋氏之風猋氏卽焱氏已見天運篇有其具而无其數宣云有枝擊木而無節奏有其聲而无宮角宣云有歌聲而無音律木聲與人聲犁然有當於人心宣云犁然猶釋然如犁田者其土釋然也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還目回目仲尼恐其廣己而造大

也愛己而造哀也造至也自廣而至於自大自愛而至於自傷皆非所以處窮曰回无受天損易郭云雖安之故易无受人益難成云儻來而寄推之即難无始而非卒也郭云於今爲始者於昨爲卒則所謂始者即是卒矣言變化之無窮人與天一也郭云皆自然夫今之歌者其誰乎郭云任其自爾歌者非我也回曰敢問无受天損易仲尼曰飢溺寒暑窮桎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飢渴也寒暑也窮困桎梏而不行也皆天地之行而運動萬物之所發見也司馬云泄發也言與之偕逝之謂也宣云惟順化與爲之偕往而已矣人臣者不敢去之宣云臣受君命理不敢逃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不順受以待天則損不能損矣故曰易何謂无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宣云始用初進也初進之時即四達而無不利爵祿並至而不窮宣云人益如此物之所利乃非己也宣云此物之利於己性分無與吾命有在外者也宣云此吾氣數之命偶有通於外者也君子不爲盜賢人不爲竊吾若取之何哉宣云虛明爵祿無異盜竊此君子賢人所

不爲吾獨取之何哉故曰鳥莫知於鷾鴯釋文知音智或曰鷾鴯燕也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見不宜處者不給於視即已棄去不待回翔也雖落其實棄之而走銜實落地亦不收取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成云襲入也案其畏人也如此而入居於人室社稷存焉爾以徙所託在此無異國之有社稷人不能離爾君子居人國亦當知社稷存焉盡心所事至爵祿之益我性不加當思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而知之者鮮故曰難何謂无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天化生萬物日新不窮而不知誰爲禪代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故無始非卒正而待之而已耳守正而俟之而已何謂天與人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宣云人與天皆天爲之天即理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宣云人或不能全有其天以性分有所加損故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宣云天者日逝而不停聖人安然體其日逝者而終其身又惡有以己與天抗者邪此所以人與天一也

莊周遊乎雕陵之樊司馬云雕陵陵名樊藩也覩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

七尺目大運寸王念孫云運與廣對文廣爲橫則運爲從目大運寸猶言目大徑寸耳越語廣運百里韋注東西爲廣南北爲運是運爲從也感周之顙而集於栗林成云感觸也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翼大而不飛去目大不覩感人顙蹇裳躩步執彈而留之司馬云躩疾行留伺便也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蜋執翳而搏之據葉自翳若執之然見得而忘其形忘形之爲鵲所見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眞宣云失其眞性故不逝不覩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郭云相爲利者恒相爲累二類相召也宣云蟬召螳蜋螳蜋召鵲皆自招害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誶之成云虞人掌栗園者疑其盜栗故逐而誶問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釋文三月一本作三日司馬云不出坐庭中三月王念孫云下文言頃間則三日是也如司馬說庭上須加出字而義始明下文甚不庭若解爲甚不出庭尤不成語庭當讀爲逞不逞不快也甚不逞甚不快也逞字古讀若呈聲與庭相近故通作庭藺且從而問之司馬云莊子弟子夫子何爲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守物形而忘己身觀於

濁水而迷於淸淵（知物類之逐利而不悟己之當避嫌）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成云夫子謂老聃言俗有禁令從而行之）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與蟬類）異鵲感吾顙遊於栗林而忘眞（與鵲類）栗林虞人以吾爲戮（戮辱也）吾所以不庭也

陽子之宋（司馬云陽子楊朱案據寓言篇引列子）宿於逆旅逆旅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自美而驕亢）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自惡而卑下）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二行去聲）安往而不愛哉

外篇　田子方第二十一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釋文李云田子方魏文侯師名無擇谿工賢人司馬本作

文侯曰谿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无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成云稱說言道頻當於理故无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无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爲人也眞人貌而天虛俞云淮南淑眞訓虛室生白注虛心也此謂人貌而天心古以虛屬下讀非緣而葆眞俞云緣順也順而葆眞清而容物對文清而容物清而不刻物无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郭云曠然清虛正己而已而物邪自消无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成云儻然自失貌召前立臣前侍立共聞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謂順子也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爲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直土梗耳直特也司馬云土梗土人也遭雨則壞宣云喻其至粗天眞之外皆土梗也夫魏眞爲我累耳郭云知至貴者以人爵爲累

溫伯雪子適齊，成云：姓溫，名伯，字雪子，楚之懷道人。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成云：陋，拙也。宣云：習於末學而昧於本體。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蘄見我，今也又蘄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蘄，求也。振我，猶言起予。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蘇輿云：之客，猶是客。必入而歎，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成云：擎跪揖讓，前卻方圓，逶迤若龍，槃辟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是以歎也。」成云：匡諫我如子之事父，訓導我似父之教子，遠近尊卑，自有情義，既非天性，何事殷勤？是知聖迹之弊，遂有斯矯，是以歎之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

矣亦不可以容聲矣宣云目觸之而知道在其身復何所容其言說邪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釋文瞠直視貌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成云不言而爲衆所信不比而周不與人親比而情意自然周徧无器而民滔乎前釋文謂無人君之器而民滔聚其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歎詞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宣云心死則滯於迹不能與造化同體其可哀甚於人死也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宣云以日喻化宰萬物莫不比方宣云從日爲方向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待晝而作是出則存是入則亡日出則有世事日入則無世事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宣云

待造化之往來爲生死如依日之出入爲存亡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語又見齊物論彼化作亡效物而動物動而我亦動似效之也日夜无隙而不知其所終日夜代嬗初無間隙而不知其所終極薰然其成形成云薰然自動貌知命不能規乎其前宣云雖知命者不能豫規乎其前丘以是日徂惟覺日之云逝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雖吾汝終身相與不啻把一臂而失之言其暫也可不哀與女殆著乎吾所以著也言汝殆止見乎吾所以見也如言辯之迹彼已盡矣彼所著者已盡爲陳迹矣而女求之以爲有而汝執之以爲有向切切求之是求馬於唐肆也李云唐亭也宣云唐中路肆市肆也馬豈停於唐肆而求之於是哉因回以馬喻亦卽馬言吾服女也甚忘女服吾也亦甚忘郭云服思存之謂甚忘謂過去之迹也宣云吾與汝皆無可執過去都卽成忘雖然女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宣云故吾去而新吾又來無須刻畱亦無須刻息則時時有不忘者存焉雖奔逸絕塵何必有睹若乎後之慮哉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慹然似非人釋文慹乃牒反又丁立反司馬云不動貌郭云寂泊之至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掘同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宣云物之初無物之際也遊心於無物之際通道之眞也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司馬云辟卷不開也嘗爲女議乎其將嘗試也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詞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宣云陰陽互爲其根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爲之紀而莫見其形孰維綱是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爲而莫見其功成云陰消陽息夏滿冬虛夜晦晝明日遷月變新新不已故日有所爲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无端而莫知其所窮郭云所謂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蘇輿云終始二句卽所謂方生方死方死方生也非是也且孰爲之宗成云若非是虛通生化之道誰爲萬

物之宗本乎　孔子曰請問遊是成云請問遊心是道其術如何必得遊是復有何功力也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成云疾患易移也夫食草之獸不患移易藪澤水生之蟲不患移易池沼但有草有木則不失大常從東從西特小變耳亦猶人處大道之中隨變任化未始非我此則不失大常生死之變蓋亦小耳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李云次中也郭云知其小變而不失大常故　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宣云萬化不離眞宰得其所一而同焉宣云與眞一合德則四肢百體將爲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爲晝夜而莫之能滑也滑亂　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宣云介際也　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謂隸屬官屬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不以變而失我之貴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萬化無極我亦與之爲無極　夫孰足以患心宣云則道遂遊之矣已爲道者解乎此宣云惟旣履道者知之

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修心古之君子孰能脫焉成云然則古之君子誰能遺於言說而免於修爲乎老耼曰不然夫水之於汋也无爲而才自然矣說文井一有水一無水謂之瀱汋引釋水文郭注云山海經天井夏有水冬無水即此類蓋汋乃水之自然涌出無所作爲唯其才之自然也至人之於德也不修而物不能離焉不言修而體物不遺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郭云醯雞甕中之蠛蠓也微夫子之發吾覆也覆謂有所蔽而不見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宣云天地之大全即萬物之所一也

莊子見魯哀公成云莊子與魏惠王齊威王同時去魯哀公一百二十年如此云見魯哀公蓋寓言耳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爲先生方者成云方術也言魯地鮮莊子無爲之學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時履句屨者知地形李云句方也緩佩玦者事至而斷

成云緌者五色條繩穿玉玦以飾佩也玦決也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爲其服也爲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爲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无此道而爲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无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卽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完廩浚井是也故足以動人宣云成邑成都師錫帝舜

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司馬云受命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宣云此不能畫者有一史後至者儃儃然不趨徐音但李云儃儃舒閒之貌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般礴司馬云般礴謂箕坐也臝司馬云將畫故解衣見形君曰可矣是眞畫者也郭云內足者神閒而意定

文王觀於臧（成云臧近渭水地名）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無心施餌意不在魚）非持其釣（非執釣爲事）有釣者也（則有所釣）常釣也（非偶如此）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父兄親族）欲終而釋之（釋弗舉）而不忍百姓之无天也於是旦而屬之夫夫（司馬云夫夫大夫也）曰昔者寡人夢（郭慶藩云昔夕古通昔者即夕者也或竟作夕者晏子春秋下篇夕者瞢與二日鬬是也或作昔者雜下篇有梟昔者鳴是也擸蠟鷴或爲夜者外篇寡人夜者聞西方有男子哭是也皆蹤鬍黯斷）見良人黑色而頼（良人猶言善人頼髯同）乘駁馬而偏朱蹄（駁雜色一蹄赤）號曰（號謂命令）寓而政於臧丈人（寓寄而汝）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蹵然曰先君王也（謂季歷兪云先君下脫命字下文先君之命王可證）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无它（可無它疑）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无更（典常也）偏令无出（無偏私之政令）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壞植散羣（不復植黨兪云左宣二年傳華元爲植杜

植將主也列士必先有主而後有徒眾故欲散其羣必先壞其植也 長官者不成德 同歸於善不獨成其德 斔斛不敢入於四竟 釋文斔音庾李云六斛四斗曰斔案言他處之斔斛恐大小異式不入於竟 列士壞植散羣則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斔斛不敢入於四竟則諸侯无二心也文王於是焉以爲大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无聞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 宣云德未足以信人邪 又何以夢爲乎仲尼曰默汝无言夫文王盡之也 郭云任諸大夫而不自任斯盡之也 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 成云循順也斯須猶須臾也郭云斯須者百姓之情當悟未悟之頃故文王循而發之以合眾情也

列御寇爲伯昏无人射 列子黃帝篇无作瞀 引之盈貫 司馬云貫鏑也案張湛注盡弦窮鏑 措杯水其肘上 郭云左手如拒石右手如附枝右手放發而左手不知故可措之杯水也 發之適矢

復沓成云沓重也案適黃帝篇作鏑字同言矢已發而其矢適矢復重入扣也方矢復寓方沓矢復寄杯於肘矣當是時猶象人也凝然不動猶木土偶人伯昏无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張注雖盡射之理而不能不以矜物不射之射者忘其能否雖不射而同乎射也嘗與汝登高山嘗試也黃帝篇誤嘗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汝能以不射射乎於是无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成云仍背淵卻行足垂二分在外空揖御寇而進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无人曰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黃泉郭慶藩云潛與闚對文當訓爲測爾雅潛測也揮斥八極神氣不變郭云揮斥猶縱放也今汝怵然有恂目之志釋文爾雅恂慄也李又作眴音荀案張注引何承天纂云吳人呼瞬目爲恂侚瞬目謂心懼而目眩也爾於中也殆矣夫郭云有懼則所喪多矣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无憂色

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成云栩栩歡暢貌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卻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爲得失之非我也而无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宣云不知可貴者在令尹乎在我乎其在彼也亡乎我宣云若在令尹與我無與在我也亡乎彼宣云若在我與令尹無與方將躊躇方將四顧養生主篇亦云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仲尼聞之曰古之眞人知者不得說美人不得濫盜人不得劫伏戲黃帝不得友成云智人不得辯說美色不得淫濫盜賊不能劫剝三皇五帝何足交友也死生亦大矣而无變乎己況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无介成云介礙也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宣云貧賤不得而病充滿天地旣以與人己愈有神明充滿天地盡以濟人而已愈有也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釋文司馬云凡國名在汲郡共縣案左傳凡周公之後也隱七年有凡伯成云楚文王共凡傳侯同坐未知所出郭云言有三亡徵也俞云楚子左右言凡亡者三人也郭注非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